

试论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刘 纲 纪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于认识当前和今后我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准备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这些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通过共同讨论，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看法，以利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党中央发的《二十三条》，针对当时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六年八月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又规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个提法，都只把走资派看作是某一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并没有说走资派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把走资派明确地定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四人帮”后来还进一步声称党内不仅存在走资派，而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并断言他们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关于“四人帮”在所谓“党内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谬论，经过这几年来的揭露和批判，基本上已经得到澄清。但是，党内走资派是否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呢？这却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

首先，认为党内走资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在党内。这种从党内去找寻革命对象的看法是错误的。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共产党内部完全可能混入少数坏人，产生少数蜕化变质分子，甚至形成某个反革命的集团或派别，但这些人不论已经发现或尚未发现，都不是共产党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上反对共产党的反动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说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应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混入党内，注意清除坏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监督党的领导，不断使党更加纯洁和巩固，而不应该说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要从共产党内去找革命对象。这种说法在实践上的危害性是很明显的。事实上，只有在党已经变质或至少是接近变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有意义。

其次，在我们党内是否存在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派别即走资派？从四清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来看，很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探讨。我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

毛泽东同志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

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6页）。就中国的国情来看，我们原是一个受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深重压迫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除了极少数工贼之外，不存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阶层，因而在我们党内也就不可能产生第二国际中那种主张同资产阶级调和一致，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也因为中国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世界又已进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出现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同我们党有过合作关系，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更是从切身的经验里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所以，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全人口中占着绝大多数。这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既然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全人口中占着绝大多数，那末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部当然更是占着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至少是从解放到现在以致将来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党内并不存在产生和形成一个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的政治派别的社会基础。

我们党的成员，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加入的，除了混入党内的极少数坏人和蜕化变质分子之外，都是从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虽然觉悟还有高低的不同，但从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思想状况来看，都是完全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人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只要我们不把党看成是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而存在和发展的，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观察和分析我们的党，那就应该肯定：在一个连资产阶级也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决不能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和形成一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事实上，解放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党内曾经产生过某些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但除了极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人之外，一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这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一经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指出之后，持有这种认识的同志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看法，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并没有在党内形成一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还有一些党内的不同意见，原来以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现在事实证明并不是。经过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并没有在党内发现一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跳出来干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但不能说他们就是党内走资派。因为他们的不只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要走封建法西斯道路的问题，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反动。他们是已被打倒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些最反动的势力的代表，是阴谋窃取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把这些人看成不过是我们党内一个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那是错误的。在实际上，我们在处理林彪、“四人帮”的问题时，也并没有给他们戴“走资派”这样的帽子。

我们不论对待任何问题，都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事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

的过程中，我们党内曾产生过某些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但并不存在一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今后，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地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上，党内再也不会产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意见。但我们对各种不同意见究竟是符合还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慎重的态度，不能主观随意地把符合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意见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即使确实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意见，也应具体分析，不应主观随意地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也不应轻易地断言党内存在着一个什么派。对党内的路线是非的问题，只能通过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正常的争论与辩论去解决，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这是解决党内路线是非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把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划分为革命派和走资派，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论任何时候党内必然存在这样互相对立的两派，并不断公开地发动全党和全国人民来向走资派作斗争，这种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它会使党陷入无休止的派别斗争之中，使党的领导瘫痪以致瓦解，并为野心家阴谋家大开方便之门。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种想法和做法，把党内的正常斗争变成了幕后的阴谋活动，根据他们的反革命需要，肆意煽动党员和群众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打成“走资派”，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整个地摧毁我们的党。这一历史教训，应该深刻记取。

二

既然在党并未变质的情况下不能认为革命对象就在党内，既然我们党内并不存在一个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那末走资派就不是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究竟什么是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探讨和说明。

仍然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吗？这显然是不对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已交出了生产资料，并接受了社会主义。即使还有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那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如果我们仍然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那是什么意思呢？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吗？对他们统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吗？这样做是极端荒谬的，不但不利于社会主义，而且会破坏社会主义。

把社会上还存在的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吗？这也是不对的。这些人的确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目前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只能是极少数，我们完全有充分的力量能够把他们镇压下去。这些人不可能成为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它已成为政法机关的经常性的工作。

既然走资派、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都不是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那末，什么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破除对革命对象的一种僵化了的观念，即一提革命对象，就认为只能是指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代表这反动阶级的反动集团。事实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存在着革命，但它的对象并不就是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如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革命，其对象显然不是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推翻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尤其是这样。如果

认为只有打倒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才叫做革命，那就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狭隘的片面的了解。在当前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这样的了解去观察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一定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是必然要作出错误的判断的。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当然也是认清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的基本的根据。当前我们的国情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就说过，“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9页）。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就是要进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场向自然界开战的新的战争，彻底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这就是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在这场革命中，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而是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列宁曾多次指出，在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基本上巩固了政权之后，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我们的国家正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充分的条件。列宁还指出，在地主资本家已被推翻之后，这个发展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的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列宁又批判了那种认为只靠打倒、粉碎的手段就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一切任务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对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539页）。目前我们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要消灭“一穷二白”状态，“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用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我们现在还醉心于打倒、粉碎等等手段，以为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以为不这样就不叫革命，那就会使我国革命走入歧途，陷入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遭到挫折甚至失败。

当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使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我们还必须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所有这些，也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我们要看到，第一，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不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而是在生产力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适应的，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只在于改变那些还不完善、不能适应或不能很好适应的方面。而且当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一切革命都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的目的的，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去搞什么革命。第二，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所进行的革命，已经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其对象并不是某一个反动的阶级或集团，而是各种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因为这一革命的任务只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同时在我国除了社会上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之外，已不存在企图阻止这种改变的反动的阶级或集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当然，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因为它是阻碍着生产力

的发展的。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斗争，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不等于说资产阶级还是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为这和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来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另外，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时，也决不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对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对资产阶级思想中某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合理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能真正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如果用封建阶级的思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封建阶级的思想当成正确的革命的东西，那更是极端荒谬的，实质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三

回顾历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全国解放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又基本上革了资产阶级的命；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则是要革生产力落后的命，革“一穷二白”的命。这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加以认识的，否则就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会犯错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无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搞错了革命的主要对象，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以致失败。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说“一穷二白”已成为当前我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和取消阶级斗争。首先，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不能放松对社会上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不可放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斗争。一面打击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面批判阻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这就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国内阶级斗争的两条重要战线。我们如果不在这两条战线坚持阶级斗争，那就不能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那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因此，忽视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必再讲了的天真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以足够的注意力防止这种危险。

其次，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和政治、四个现代化同阶级斗争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东西。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和基本上巩固政权之后，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并不是脱离政治，而是“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1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它本身就具有打击和消灭一切阶级敌人的伟大的政治意义，也可以说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我们当前所进行的消灭“一穷二白”的革命，从国内来说，它将造成使资产阶级不能再产生的条件，造成逐步消灭阶级的条件，极大地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外来说，它将大大地增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的力量。从这两方面来看，这一革命都有着在地球上促使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彻底灭亡的伟大政治意义。认为以四个现代化为工作重点，以“一穷二白”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对阶级斗争，对革命作狭隘的片面的了解，看不到当前我国革命发展的特点，看不到生产斗争同阶级斗争、经济同政治的相互联系，不懂得列宁所说的“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的重大意义。